

紹述先生文集

六

16  
2124  
6



和 1 卷  
2124  
6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



男善韶 校

記類

廣業書塾記

人性之美稟乎天而成之則在乎人故古之聖王設  
為庠序學校教之有方率之有人以使天下之人  
乎仁義禮樂之中而得成其敵寇醇懿之材焉降及  
後世朝有國子四門之設官有祭酒司業之任外而  
于州于縣亦皆有學其私置者有書院以師友相誦

然此身之上... 習有社學以鄉黨相訓誘其所以倡率而課督之者  
固纖悉而明備然其成人之材也多不古若焉豈所  
以教之與古異耶將氣運之致然耶蓋古之時上躬  
其德以為天下之標準教之以養老敬長慈幼之道  
所謂禮樂射御云者亦將以美其身而資乎世用則  
不徒學也故雖時有治否世有醇醜而遺風餘澤久  
而不渝此其所以成美俗而多良士也後世學制之  
備莫備乎唐養之于學而舉之于科然其所業者帖  
括焉耳矣詞賦焉耳矣試其應務之方則唯有策既  
而知其不足以為教變之以為經義論策則自宋而

後莫之改也夫經者聖人之遺言也為文將以明經  
應務也則後之學制亦非不得其方也然風化之美  
不能儕古豈徒為文具觀美之物而無精意之寓於  
其間邪在後世則亦不能棄之而別有所為焉然則  
苟實用其心以身率之亦不可以裨風化而成美俗  
也哉筑州鞍手縣有多賀神祠祠官大炊頭物部敏  
文愨而好學寶永中嘗就社側創塾名曰廣業立規  
制供廩膳倡邑子弟嚮學事稍就緒慮其久而廢墜  
也將託之文徵記于予頻見催迫因道古今學制之  
所以變以還之且告之曰世之奉神者大率鄙周公

仲尼之道以謂吾國自有別所以為道者而不假異邦之道噫周公仲尼之道乃天地之道也非周公仲尼之所創為也故其文質損益之變雖或有不同而敦典庸禮之大行之四方而莫之違也物君世襲大祝奉禮之職而亦能知嚮周公仲尼之道其有知之乎昔享保三年戊戌之歲臘月

渡邊翁愛梅記


予嘗聞俗之福山有良士渡邊氏名勝素嗜學而未相識也世官事其府贊畫多年既老寓于東武福山廨舍平素危坐一室不肯與人接斟酒詠倭歌以寓

可

樂軒前有一古梅殊可愛每倘佯乎其下以自遣儼一遺世高人也且信依予先人之道研索遺書久致尊慕之意屬同寮之士後藤丈東歸之次傳其囑俾予記夫梅焉曰翁之子名登夙有至性色養弗違斯梅之榮人以為孝感之所致嗟乎予未識翁之面而造翁之廬則何由觀夫梅而託諸文然翁亦不及識予先人而追慕其道遂及予之文且予弟長英嘗與翁辱同寮之契則亦何弗記夫梅以答其意耶他日儻訪翁于官廨之中接談橋梓對飲乎梅花之下與討論先旨因觀夫梅而為記亦未為晚也為叙其由

以贈之云 享保己酉秋日

廣南貢象記

享保十四年己酉四月廿六日廣南所獻象入京師  
初海南諸國多貢異物木則荔枝龍眼畜則錦雞鵠  
鴝鸚哥駝蹄鷄前後繼至丁未年真臘國王陸佛嬌  
花船致象  等請回易不納而還去年西鄙報云  
六月十三日廣南船頭郭大威舟載象雌雄各一隻  
雄者七歲長一丈餘高七八尺鼻長過四尺雌者五  
歲俱純灰色日給芻料六百斤食芭且葛葉篠菹菜  
等亦嗜饅頭象奴二名一曰潭數一曰潭綿俱廣南

人通事二名一漳人李錫明一廣人陳阿卯都下哄  
傳人為快觀之想官裁許否尚未可測也今茲又云  
雌者斃于崎三月十三日崎人傳控御之術為象奴  
手鈎竿韉毛席而跨其頸擁衛者十三人由山陽道  
陸路而上所在公私城邑整頓橋道支度芻料四月  
廿五日遂至伏見鎮厥明入京觀者傾市填咽衢路  
先是官司戒街市停車馬屏犬貓防致象之怒駭予  
拉子弟往建仁寺南森下氏宅而觀焉時有犬逸而  
走眾爭繫之遂失於人叢中京極北淨華院作象厩  
駐之人亦有就觀者越廿八日入 關廷備 御覽

名迹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古義堂藏

能作拜跪之狀百僚觀瞻又入上皇宮明日發京東赴聞五月廿五日著江戶養之濱御殿云嗚呼象之為物其體服膝如皮袋包物四脚如楹運動不便必有一彎長鼻伸縮自由左右掉轉其端有爪以挾物以剔其牙以抓其痒一軀之用專役乎鼻天之賦物何其纖悉無缺也欲問其故則將何為因思其色灰毛稀細尾鉅牙蓋猪彘之屬而唯鼻為異字從鼻省從豕古人制字固不苟也嘗享保己酉中元日

新修宅記

予家于京既四世矣歲癸丑宅燬于災先人草草經

營五十七年于茲雖時修葺傾圮腐朽每煩整頓且塾子肄業恒患湫隘久圖改造向買南隣隙宇為客房今茲門生三數輩謀徹舊屋新構局面合兩為一方一步者百六十四面南榜曰古義可鋪十筵外十筵西南磬折而設以為講書之所左有二室以款賓西南廳事四筵當堂而南列三室為塾上有樓設筵可三十鋪二室之東有隙地環堵者二置石盂以供盥其東為愷愷齋其東南有厨有內寢堂塾之間有廊可以達厨東北隅作祠堂一龕祀二世凡為楹百四十五書庫仍舊貫起工于三月十三日而斷

哉 之

手于六月廿八日用工九千三百四十九嗚呼昔先  
人食淡攻苦志唯存識斯道恒言因先世遺澤以得  
庇風雨亦足矣奚求高明一室以度文史恬如也何  
意積德百年流芳彌遠遇 昭代之熙隆致斯文興  
盛貴戚搢紳之家義故信從之儔捐俸分資土木之  
功不日告成禮君子造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後今  
茲修宅先營祠堂豈敢禮云乎亦報其本也 享保己酉

環翠樓記

歲丁未予遊攝攝與河壤相接其屬縣若江邑人三  
數輩訪予于旅寓皆未相識而先聞先人之道信之

最薦既而迎予到邑則土沃俗厯街衢整齊屋宇鱗  
比行數百武而有樓面東南引予而升焉青山一脈  
自高安南走至當麻金剛綿亘幾百里而不斷擁衛  
攢簇近相接乎几席之間予與二三子相與攬光景  
慨今古觴於斯謂於斯於是乎緡先人之遺書繹先  
人之遺旨則目擊道存猶舊相識也既歸而請名其  
樓因命之以環翠又丐記焉嗚呼自洪荒以來有斯  
土有斯人有斯山水不識誰樂先王之道於斯以終  
其身請記之以託後世志學之始若夫風物之勝亭  
館之趣則有所不暇載矣主人姓石田亦讀書人也

享保庚戌  
歲長至日

丹州延年池記

丹州多紀縣有邑曰德永中澤氏居焉中澤氏名近  
 憲夙有至性善致孝養定省無闕者有年嘗知嚮學  
 授子念書儉而愛入心德中歲荐饑佃戶告匱近憲  
 為募窮眚使壯者傍田鑿池封而瀦之酬之以粟稚  
 者樹之予之以鏹彫黎藿至存活甚衆遂名池曰延  
 年其地直波賀尾山之東宸山帶林近接蕭寺旁連  
 聚落東北有大路為丹攝之通道池袤不盈二十步  
 中有嶼蓮芰生焉魚鼈游焉景勝之可紀者大略如

此近憲為西教際上人所識上人屬予以記曰斯池  
 也不唯游觀之適泉石之娛時洩蓄以備旱潦其惠  
 豈止救一時澤之後世亦將無窮蓋叙其由以告世  
 之富而不知救人者因書以還之云 享保庚子五月

勢州射和家城氏端研記

夫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其所資之具也  
 今夫筆研之為物為文房之利器也久矣玩物喪志  
 雖從古所戒而寓意于此則亦豈不可以善其事也  
 哉家城氏世貫勢州之射和以賢雄于鄉里嘗有人  
 傳以予先人遺書藏于本州神宮書庫蓋其信道之



篤將以託諸不朽其志亦可美也嗣而投刺未訪則  
訢訢如書生也去平居誦先人之遺言以自樂焉屬  
者致一端研丐名且記之其研紫潤光澤奇模天成  
固亦偉矣然研之良者天下豈無出其右者而必煩  
為之文哉予特嘉其尚古象賢之餘寓意于文房之  
具非世之競紛華崇侈麗徒置無用之物者比因命  
以世澤且告之曰先人常有言聖人之道至於孝乎  
親弟乎兄而止無外此而別有可為道者也子苟能  
勤于而家睦于而族以毋負而所誦之言則澤之貽  
後昆者亦將與此石永世不朽焉豈特寓意于物而

已哉

享保五年夏五月日

丹州大島氏所藏插花笏記

辛丑之春予遊丹之和田邑中相識日夕過從論古  
道討簡編時時倘佯于奇山名水之間以自娛焉大  
島氏宗富携一插花竹笏云此產于州之岩屋織田  
內府總見公之孫貞置拾遺之所製時年八十八予  
在京師每聞其親眷說拾遺出於貴冑夙稟直節好  
畫嗜茗素有雅致不意窮山邃谷中得觀其手澤吾  
將歸都而語之也

參州幡頭縣管公廟記

初

參州幡頭縣西尾藩府之設也久矣。建長中，徙四位上上總介吉良長氏之所蒞。長氏文雅好和歌，管内建祠祭丞相管公。其後守土之官，世加崇修。慶長中，縫殿介本多君康俊之來鎮也，始構正殿。元和，中下總守本多君俊次置神影慶安，中兵部少輔井伊君直之重修。延寶三年，兵庫頭土井君利長始置祠田若干元。祿十七年，其子式部君利忠加附邑，且修祭器。廟舊東向，至享保三年戊戌，改宅南面。至五年四月，竣功。正殿拜亭華表繚垣，一時改觀，輪奐其美。屬者主神小笠原次之，及其子親信具其由，請云廟宸

山而帶海，茶臼八面之山，聳乎東堀內瑞境之勝。矗乎西直北，而信之駒阜可望也。西南而舟楫之往來者，可數也。尾勢諸州沿海諸山，隱隱可玩也。願記其由，以傳後祀。嗚呼，管公之靈昭乎宇宙，社稷之寄世不矢其守，而典司宗祏者，亦能其職。禋祀惟謹，脩葺以時，則固不待吾文而傳也。姑書其先後崇奉之由，以還之。云。享保六年辛丑五月。

遊竹生嶼記

嶼之在湖中者三，其在東者二，而沖嶼在南，多景嶼在北。其最遠且奇者，曰竹生嶼。在北而偏東，距大津

舟行可十六里嘗記三十年前從先人泛湖時天宇  
 澄霽北望見青糲糊裏隱隱有如擡一笠者輿人云  
 彼竹生嶼欲往從之杳不可攀聞以其險遠也而人  
 多不到唯道民之禮大士者必往焉自古韻人勝流  
 之迹其地者但徵壽永中平經正月夜祠下彈琵琶  
 一事耳語都人促遊多畏風濤而不肯近者江西有  
 二學子居今津者曰希誠姓今津氏居南市者曰貞  
 平姓安原氏俱屬高島縣屢憇惠子以江右之勝世  
 務羈絆未償夙志是年八月希誠為走一力來迎意  
 甚摯遂偕弟長準携重經姓木村氏維則姓賀來氏

二生取途白川山中越滋賀過苗鹿經真野堅田等  
 村沿湖而北時秋潦初退香稻蔽野共跋涉于亂草  
 沮洳之間而行當東而見一童山者沖嶼也休于白  
 鬚祠下而遂次于南市至明而造希誠宅則忽見一  
 座假山直前如盆中物環竒蒼翠宛在水中央則竹  
 生嶼也視之甚近相距可十餘町主人云有三里程  
 訂明將舟而至則如小兒之看戲場且喜且怖翌十  
 二日朝食畢二子拉子及三生自門首放舟而往本  
 邑隸賀府采地主人世受其職名掌邑事家多糧舩  
 湖舩大者可長六七丈次者尚四五丈駕其次者而

進是日天霽風恬一碧萬頃如掌平東面一帶諸峯  
淡粧濃抹倚疊乎湖嵐島霧之上者不可復辨其稍  
高處逗一點白以遠鏡窺之乃彥根城也問其程云  
五里而遠膽吹之峯當良位挺然拔乎羣山之中早  
埒大埒圓尾營浦諸山近而相接聯絡拱揖西走以  
至貝津則遠今津為近南則六家嘴突於湖湄數町  
又曰舟木嘴西南諸峯遠近相疊縹緲之間見三上  
山翠最濃一望十里無復寸土當東南有物如馬鬣  
浮水上者多景嶼也此舟中之所見也午際舟抵嶼  
四面削成如屏無孺可緣其高數十仞茂穢滿山翳

蒼蔽日唯聞衆鳥啾啾聲耳南巖之間有灣可入舟  
遂登焉有磴數十級上有僧房九間無復人宇皆鑿  
崖架屋下臨無地觀者神悸脚酸茶于華王院去遊  
吉祥院暫而上大士堂導者云此豐大閣伏見城廳  
事穿步廊而造天女祠云大閣饗明使游擊沉維敬  
亭子也皆盡輪奐之美寺僧振古寶而示之多奇物  
東南而下臨水有華表奇石錯立險不可近登覽既  
畢將探湖北之勝榜人告以風不便遂針于舟中回  
棹而南面面皆巖殊形怪狀亦倍前所見有平石冠  
于峯確之上如笠者曰笠巖有欲墮之狀有屏風巖

有材木巖皆如其名。岩下有邃穴可樞而入。大抵嶼負陰而抱陽。周回一里餘。其奇東南為多。行數町而東有小嶼。皆石也。峭拔有畫意。並大嶼而立。高可十丈餘。周稱之相距四五步。往時水淺可褰裳而通。近者湖水常長。不舟不能上。有幽奇異草生焉。巖有小祠。祭羅刹。土人云大嶼浮游不根。著小嶼維為之。柱春間設祭。必纜接之。亦託奇也。暫維舟。其下鄉導者緣崖剔石。葦風蘭而來。跳入于船。捷若猿獾。時暝色將收。自西嶼之間東過北折而西。逆風舟伫而不安。既而月漸明。爽氣逼人。為風所驅。過今津而南里。

許遂北轉而歸。則已二更矣。時享保六年辛丑也。

涵虛亭記

環京城而山水之勝者多矣。而廣澤之名聞于天下。然陸無隆樓巍榭之觀。水無彩舫畫舸之泛。卉無紅花翠柳之植。宸山而帶湖。芰苻撩亂。蓮芰爭茂。鳧鷖春鋤之屬。啞喋飛鳴于其間。可以邀月。可以觀雪。距城不甚遠。而頓有江湖之想。韻人勝士之所誇說。而不措此。其所以名于天下乎。昔者俯樓之間。賦黍離者。寓懷於斯。抱趙孤者。避世於斯。固其宜也。予自莪山而歸。每藉豐草。蔭茂樾。裊徇徙倚。乎其側。不忍遽。

去時望其東北隅一叢脩林中有入宇意為幽人之  
所棲遲欲往從之道阻且修屬者蘭畹氏拉予及一  
二子弟譙于野則向所望而未至者也園倚山而敞  
有亭趣而不至侈儉而足歎賓攬衆竒而占之于一  
方固稱其地之勝蘭畹氏占籍京師者數世矣其置  
墅也不於繁鬧華麗之區而必於遐曠寥閬之地乎  
是擇其先之所以貽厥孫謀者固可謂遠而蘭畹氏  
欲記其亭而傳之亦可謂克繩祖武矣及其求名也  
取孟襄陽所謂涵虛混大清扁曰涵虛亭以為之記  
享保八年癸卯十月日

小餘綾石記

備州刺史青山侯鎮駿府之二年觀於海獲一怪石  
拳而鉅其質黎其狀肖尊疊儼有底蓋之象其縫有  
一條白理縈之如約焉侯取和歌故事命曰小餘綾  
其府之士有嘗在輦下識予者圖來徵記夫石之為  
物頑而固不如甘脆之適口嘉卉之悅目如不甚見  
取於人者而人因其材而用之為梁為礎為甃砌為  
磬為錯為研為鍼而其瑰詭峭秀可以樹于庭除而  
寓目者亦以為假山今斯石也非此數者之材而屏  
棄窮海之濱混處乎矻矻碌碌之中則天工之妙孰

復識之不意遇侯之一顧忽去斥鹵之場而登尊俎  
之間承以盤盂藉以軟沙授之美號寵之詞頌豈非  
幸乎蓋不唯其材之奇異能來人之求而遇侯之於  
事克勤小物之所致豈亦非命乎嗚呼士處乎蓬華  
之中飭細行修小節欲自託於鄉閭之間且不可得  
一旦遭明良際會之辰攀鱗附翼各効其能名垂竹  
帛功著旂常何以異焉為下之道無求以換命為上  
之道必求之以器其能侯之於斯石也交得之美請  
記之以告其府之士識予者云 享保九年甲辰九月

講學堂記

聖人之於民也其猶圃師之於樹乎相其陰陽察其  
土宜區而種之灌溉之培植之而後枝幹暢焉花實  
成焉其材中用而有資乎人人之為道也徒任其飽  
煖而不有以教之則以物之靈而或不之若者多矣  
所以三代以還聖帝明王設為黨庠術序以造天下  
之材引至後世州府郡縣莫不有學及書院義塾之  
建皆以倡明斯道為務本朝之制內有大學之寮  
有獎學勸學之院外則諸國置博士有員教之以大  
經中經小經者猶唐之舊也廢已久矣方今治具  
畢張絃誦日盛惟奧僻在東表距邦圻最遠在內鶴

岡有志之士數輩敦尚古聖人之道共構一字為肄業之所岡由元昌氏嘗及先人之門遠哉書見屬之記夫聖人之仁天下也豈唯昭明邦圻千里之內而止哉將以推之小大之邦環海之外亦沐其餘化也豈唯陶冶一世而止哉將以傳之後葉引及千萬世之遠亦皆蒙其遺風也今元昌氏居極遠之地而尊往聖之道私為義塾以道邑子弟亦聖人之意也吾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既知弘道矣道之自是而弘人各成其德達其材以有資乎斯人予日望之矣是為講學堂記 享保九年甲辰秋七月

導

蘇東坡先生文集

昔者泉明氏方典午之季耻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遽解印綬歸田園日涉以成趣千載之下尚挹其高風傳其遺響著之詞詠託諸丹青嘖嘖而不已豈徒然哉其趣與地稱也城西龍安僧舍之側猪飼氏之墅在焉顏其宇以董玄宰避塵深處四大字橫扁唐工所鏤最可珍也其地依山而枕村其寬可以遊焉其高可以眺焉阻有壽藤水有菡萏輪鞅絕迹禽鳥曷驚牧豎時過樹林爭茂敞乎其延賓之館涼乎其煮茶之泉不與市朝接壤宜為肥遯者之所宅猪



飼氏名長芳。夙知嚮學。敦詩書。訢訢如也。嘗招予輩。醺于墅。屬者來求名。且文之。云其先人之所置。曰取泉明之語。命之曰日涉園。猪飼氏世家于輦下。繁會之區。而春秋方富。家道方殷。今此園也。蕭散寥閔。雖未必讓泉明之居。而亭榭之設。器備之合。則泉明之居。未必有乏。吾恐有如斯之境。而不會如斯之趣。為叙其所見者。以勸其日涉。以成趣云。甲辰五月。

木鐘窩記

人心有所思。則矢之於口。矢之於口。於是乎踈。令出焉。辭命著焉。是非判焉。教戒立焉。言其可廢乎。然內

有其實。而後可以言。茲當其可。而後可以言。方古之時。言論未詳。而事實先著。口之所言。乃身之所行也。及至輓近。文繁節縟。華藻是務。實乃病焉。聽其言。則周孔之言也。觀其所行。則鹵莽焉耳。滅裂焉耳。自言之。而躬蹈之者。往往而有。故有言顧行之戒。有言過行。耻言其可。徒尚哉。且古也。是是非非。正言無諱。及其衰也。詭隨成俗。直言不聞。轉喉觸諱。動招危機。故有遜言之教。有默容之說。言其可。妄哉。緒方老人。吾先妣之同祖兄也。夙蜚英聲。久宦南服。老而休于都下。市宅一區。環植花卉。以文史自娛。名其窩曰木

鐘屬予為記夫鐘之為物其德善鳴大擊則大應小擊則小應其用也大矣今木其質豈能鳴乎將何所見其德哉老人之以此自號不知其意如何豈矯世之君子言浮其行而欲以訥自處耶將懲夫危言之招禍而欲以默自容耶若遇知音之叩之者欲木其質可得乎吾知老人之有待也是為木鐘窩記享保七年壬寅

春三月日

松研記

有人道山陽而來者必誇曾禰松之奇其偃蹇擎攬可蔭數十畝蓋千年古物也意每欲往觀而未果向

有青衿之士踵門通謁者問其名居則田中榮許家于播之曾禰焉問其家則因樹而屋焉問其樹則狀與年猶夫人之言也問其誰所植則云昔者延喜中丞相管公貶于大宰路出于此蓋其所手栽後人慕其遺德勿剪勿伐必恭敬止故如此其壽且蔓衍也遂構行祠尸祝而俎豆之以祀公焉榮許寓學都下有年矣質慤而才茂既還而書來副以一木硯則云此夫松也予族叔天祐翁曾與祠官式部少輔管孝繼及邑耆老謀永其事翁素有巧思乃收其枯斂斲蓄結束摸狀啟良應親王請朝紳詩頌王薨其

事中寢又獲枯枿于拜亭藻井上則天正中被兵燹且風折之所餘亦其旁枝也質膩如水沉牢比石因雕成研旁刻介蟲象因源亞相通躬卿再申前請亞相奏進上皇宮皇情悅豫大被賞異內夫人傳宣命王公已下當時名卿製和詩凡二十首以文飾其事裝為一卷正德五年二月納之本祠又以餘材造此研願記其由為寄一冊檢之則先輩叙錄已詳固不瑛贅加以冗懶久稽其諾近又促而不實曰翁齒且即日待文成因叙其事以還之云

昔享保十年乙巳春三月

馬蝗絆茶甌記

秘

器之尚古也何諸其多閱歲月免乎水火之難逃乎碎裂之厄完全以傳久斯可尚已况其精細巧緻經古人鑒賞載名流欵識其益可珍哉昔安元初平內府重盛公捨金抗州育王現住佛照酬以器物數品中有青窰茶甌一事翠光莹徹世所希見唐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或云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豈其是乎相傳謂之砧手慈照院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賞底有墨一脉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甌明人遣匠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還覺

有趣仍號馬蝗絆茶甌相國賜之其侍臣宗臨享保  
丁未之歲予得觀之于宗臨九世孫玄懷之家予固  
非博古者然其率雅精緻宜其為前世將相所尚也  
嗚呼傳之自其祖先賜之自其祖之君得之自平內  
府以到于今則已五百六十餘年自慈照公到今亦  
已向三百年可謂善傳矣豈止其器之精巧與經名  
公鑒賞而已哉非家道脩官業成世不失其守曷能  
寶傳至斯乎其所以欲永祖澤而裕後昆者不可以  
不記及其請文也奚亦辭焉 享保丁未年正月

明遠樓記

享保庚戌土岐侯自理官來尹攝之府越明年政修  
務簡乃遣行人京師招予咨詢古道予素不執謁矣  
及先人之門者嘗宦于侯之府因夙知侯之賢能好  
學禮士不敢辭而敢見焉遂偕二三同舍生而往則  
新構亭館具膳羞率古者賢諸侯遇士之禮而益殷  
日覃討經史評騭人物將以其得乎見聞者而錯諸  
事業則豈徒哉則予不揣固陋亦不敢辭而敢承命  
焉暇則有司引予窺其廡圃樹石成行演武有塲有  
樓馮高而轟焉登而望則萬井旁午蜂脾鱗次粲然  
乎目中者古昔先王勤恤民隱之遺也而蒙衝巨艦

之往來上下乎浩渺之間者與破而泊洲嶼者皆可  
 數也有司告予曰此先豫州侯嘗尹府時所創甲辰  
 之年幸免於燬乃傳侯之命俾予名且記嗚呼侯克  
 紹先勲來殿斯土鎮撫之暇兼講文事其志之美既  
 不可不傳而其意之摯亦不可虛則亦不敢辭而名  
 曰明遠取諸夫子告子張之言也既以志所見之實  
 而庶幾顧名思義則不蔽於近之用其益豈止登臨  
 游觀之娛已哉是為記

享保十七季壬子長至日

並河翁園亭記

世之置園莊者必依山山水之區與城市隔欲往則必

飾厨盒拉賓朋既不免營辦之勞或阻于事務妨于  
 雨雪亦不得屢造况身有官繫不遑放屐者役心殫  
 財之場徒為園客畦丁之有所謂終身不曾到惟展畫  
 圖者固不虛矣今茲新正訪並河翁新宅于粟田  
 門臨大踞而車馬之聲不至升其堂崇山修林濕天  
 碧接野綠塙廟之參差廬井之駢羅兀東北偉觀來  
 于几席之間者豁如也則翁之所恒處而幹乃公事  
 之處也厨盒不運而食於斯賓朋不邀而萃於斯不  
 移屣而有日涉之趣不掛冠而有偃息之適此人之  
 所欲得而不能而翁兼得之予與翁相識四十有餘

年三徙宅每徙而益勝將告歸翁俾予記因叙其所見并以詩云家依華頂在門向竹園開迴野韶光遍諸峯積翠來祇須憑淨几不用起層臺奮識唯君在中車那待催享保癸丑上巳日

觀瀾亭記

晚山子菽之世家也嘗於其府城南瀕海置墅有亭曰觀瀾圖來徵記者有季矣因記曰古稱風土之美曰人傑地靈然不觀其山川諳其物宜則地不可得而知其靈不接其儀矩承其聲效則人不可得而識其傑菽之距中土殆千里非倩輿馬託舟楫則不得

叔

尚

遽造而晚山子夙釐國務先有司躬鞅掌亦不得優游上國與文儒輩周旋譚議則所謂傑而靈者何所由而見而能得記之耶按圖其地前臨大溪而抱負皆山也北有道可以通府城人跡絡繹乎往來南則浴日彌天之蕩島嶼散焉舳艫接焉鍾象美乎一亭收萬象乎雙明雖未迹其境而其地之靈可想也晚山子嘗遣其邑子就予學神交乎簡牘之間者有年矣因熟其為人宦暇講文恒以墳素自娛至老弗輟則雖未相面而其人之傑亦可尚也佗日得聞道山陽航西州坐于亭上償嘗所欲見未晚也日為之記

含翠堂記

昔者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夫子告之曰割雞  
焉用牛刀及子游再舉嘗所聞之語乃實前言之戲  
蓋治有大小而所以鼓舞陶鑄化民成俗莫先於禮  
樂平塾攝之屬邑也鄉人素嚮學舊族數家或造京  
肄業或館穀師儒以問道上橋友直其鄉有志之士  
也嘗與舊族數家謀置社學既而井上氏有隙宇定  
以為講習之所時時會集言志將以化邑人二子皆  
邑之著姓也其地有古松一株偃蹇蔭堂名曰含翠

又將置學田以期永年子丁未歲嘗應友直族人宗  
信之招而往得遊于其堂濡滯數日鷄黍茶菓日譚  
古道惇惇如也乃請記其事以貽後葉使無湮替嗚  
呼今之詩書乃古之禮樂也子游因夫子之言絃誦  
武城今土橋氏聞夫子之道于千歲之後將以詩書  
迪其邑人則其志固美矣唐李德裕東都置平泉莊  
自記曰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  
非佳子弟也要其所志不過欲傳園亭之美于後世  
耳土橋氏之志則不然欲使講學之區永存不替乃  
所以圖人受為善之益久而不已既謀置田又欲託

之文允誦周孔之道者亦豈可不稱述其美以風聲  
一方也哉因為之記時事保十七年歲次壬子冬十月

清音亭記

予也家于京師繁會之區比居稠密垣圍簷低冠蓋  
之所交輪蹄之所過日常汨汨焉紅塵之間欲據高  
明而占爽塏挹山水之清音無術得致而然竹非其  
所好也偶讀左太冲招隱詩有云山水有清音何必  
絲與竹乃欣然有愜于懷因謂他日有力卜佳山水  
境買墅一區構屋數椽揭其楹曰清音面峩峩俯洋  
洋倘佯諷誦亦足以償吾夙志奈何歲月侵尋未果

題

其志嚮者原田生來自豐寓于予塾道其居止大槩  
曰宅後有亭青山峙乎前而可仰止長川流乎下而  
可游目退食之暇游焉息焉以自適願佳名且記予  
乃署清音二字曰世之肆情丘壑者恒在高蹈之士  
而翔仕途者必困於簿領之紛沓制於城府之巖峻  
不得如志予也躬無官繫之可拘而不得遂山水之  
懷予也家世食祿勤渠乃職而不待登涉之勞坐得  
超然之樂相遇之幸不幸有如此者夫予雖預倫是  
名而無自於用是名今予好古學信予先人如信古  
之人則以名予之亭即以名予之亭也胡為虛設因



為之書云 車保歲在甲寅孟夏

致齋記

勢之薦野有一善士仕本鎮姓曰龍崎崇慕吾先人之道有素矣近年竿牘往來不予鄙棄屢扣予以有異聞乎而未嘗相面每蒙致欣慕之意向者請名其齋因命曰致又見徵其說為告之曰從古聖賢之書言致者多矣曰致道曰致遠曰致曲致者何謂也先儒訓曰推極也蓋自近至遠自一步而至百步駸駸乎以至千萬里之遐此致之謂也予之於子素無半面之識則造詣之淺深固不得而知也然雖使學既

此

至其所造自此以上豈無可進之地哉然則凡其所既聞而益尊其所聞曰其所既知而益行其所知則為聖為賢亦孰禦焉子以為如何請以為致齋說九月

記生田氏扇事

向得桂川子書云予友生田雄世宦于戶田隅州侯家素被恩眷寶永庚寅初夏舉一子甫七日故大炊侯遣其弟賜金且副以貼金扇二柄自書和歌以寵之未幾燬于丁酉之災焉雄素服于先人之道業請予運筆永其事于後葉曰名子曰扇榮賜也字曰純助嗚呼予未識生田丈因桂川子而知生田丈生田

丈未識予曰予先人而知予且榮君賜而欲傳其事  
于後嗣吾知能純其節而不負其名遂為之說之

保享

乙巳  
九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